



大同的蓝

曾强

每座城市都是有色彩的。譬如大同，现在人们都说这座塞上古城是蓝色的，并亲切誉之为“大同蓝”。

不用说，大同的天是特别蓝的。穹庐在上，白云悠悠，那种蓝啊，不淡、不浮、不浓、不滞，有当年母亲浆洗衣被后的亲切和清醇，有街头美女飘飘裙幅的飘逸和洒脱，也有古都出土“元青花”的绝美和华贵。看见这叫人心醉的蓝，只想躺在野花摇曳、芳香四溢的草地上，静静地看，潜心地赏，一点点呼吸，一幕幕牢记，然后冥想，然后幻化，变成庄子的蝴蝶，或鲲鹏，哪怕变成列子的一缕轻风，随云卷舒，伴灿烂天光，到蓝宝石般的天际四处抚摸，尽情游赏。

大同的山是蓝的。远远望去，无论是方山、白登山、采凉山，还是六棱山、马头山、七峰山……目力所见，都“蓝格盈盈”，如四下远远近近围着的一群青衣汉子，或行，或坐，或卧，或奔，或谈，或笑；有的苍老，有的年轻；有的健硕，有的敦实。他们是本地的？也可能是西域或东土或北疆的。他们也是古代的？也应该是今天的。他们长着亘古不变的容貌？也可能不断随时代而变化。它们是现实具象的？应该更契合某种神秘和幻想。

我突然想，这山，简直更像是固化了亿万年的水。大同的水无疑也是蓝的。“春来江水绿如蓝”么。大同没“江”，但有河，有湖。江河即是另一种湖海。大同近边有御河、十里河、桑干河等。桑干河就是丁玲那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所书写的河流。桑干河是蓝的，有音乐《蓝色多瑙河》的某些韵味，但最能蓝到叫人开怀的则是隐匿在火山玄武岩绝壁之下的别具洞天的乌龙峡。乌龙峡的水是深蓝的，粼粼的波光似乎闪

烁着能够穿越历史和星空的神秘与深邃。大同文瀛湖古称“小东海”。作为数十万年前“大同湖”地理变迁之珍贵遗存，人类最初活动的乐园，渔歌唱晚，古风浩荡，冥冥中就氤氲出蓝色的无尽生命活力。

大同几乎就是一个蓝色世界。即使云冈佛国，也完全是一方蓝色的梵天净土，那些婆娑世界的虚相实影，高缈而辽远，参差而阴暗，仿佛沉浮跌宕的大海。

即使现代青年十分热衷的大同方特欢乐世界，鬓毛已衰的我也曾强烈震撼地体验过一把。那些超离感、摄人心魄的惊险和刺激，几乎叫我成了蓝色海洋中极速飞动着的鱼！

人与人的相识相交及真正的友谊情感也是需要一点点注入蓝色。大同人平静，也激情呼啸；大同人热烈，尤善解人意；大同人真诚，最愿肝胆相照。这就是大同人格的魅力。一般人都以为，大同人多具有热情、豪爽的“火”性。但长期交往就会发现，大同心胸襟心地其实是蓝色的。大同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杂居、交往和融合时间持续十分长久的北方重镇。生活在这里一座城市中的人们，无疑锤炼出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和熔金纳粹的煌煌气量。

大同本来就是被古代圣贤赋予了人类美好希望和被寄托理想的词语。希望和理想是蓝色的。所有的色彩中，蓝色是最具魅力的。蓝色的大同故而召唤人，诱惑人，吸引人，也鼓舞人。

走进大同，可以像走进大海一样肆意畅游；可以尽情呼吸，体味天的高远，任思绪飞扬；可以感受大自然的温情，涤荡尘世芜杂，给心灵一个最放松的休闲。

立春(外一首)

刘富宏

仿佛是，藏在
时间深处的新娘
被严冬揭起了盖头
春风吹面不寒
如约而至的日子
是虎年正月初四
春打六九头
年复一年的盛事
总被火红的灯笼照亮
二十四个节气整齐列队
从今天出发
远眺一年四季

蓝色，点燃我的眼睛
张开双臂

打开门窗
望向远方
大地喜出望外
蓝天一碧如洗
桑干河飘游的云朵
被蓝色覆盖
采凉山吹来的和风
被蓝色洗礼
树绿，花香，山清，水秀
被蓝色注入清新的色彩
呵，大同蓝，我
一次又一次地与你邂逅
然后，被飞鸟带向远方
我仰望天空，蓝色
始终点燃我的眼睛

亲近你的手(小小说)

袁秀兰

闲暇之余总是喜欢在居住地附近的商场溜达，尤其爱去南水步行街附近的一家服饰商场。商场不是很大很气派，但也整洁雅致。款式新颖朴素自然的服装，与购物袋上的广告语表述一样真切动人，“分享时尚每一天”。这里的服装不是那么高档时髦，却也是庄重大气穿在身上舒服得体。感觉每次买到的衣服穿起来还是蛮好看的。

那天，我买了一件格子西服上衣，自己感觉很合身，只是上面唯一的那枚扣子不怎么牢固。导购员让我上二楼去找裁缝加固一下那枚扣子，她领着我从商场后面卖鞋的专柜穿到楼梯口，并热情地把我送上二楼。

二楼全是服装，楼梯口这块几平方米的地方，就是码边锁边扣子等等为顾客们完成一些售后零碎活儿的地方。一台缝纫机和一台锁边机整齐排列，机器上方是两排木架，上面是五颜六色的涤纶大卷缝纫线。

把我送上楼之后，导购员又下楼梯忙去了。一位不算漂亮但长相清秀，有点儿忧郁气质的年轻女裁缝接待了我。我把西服交给女裁缝，并说明自己想把西服上的那颗纽扣钉牢固点。女裁缝轻声细语地对我说：“您稍等。”之后她欲言又止的样子，好像后半句话又咽回到肚子里去了，接着就迅速找到针线去钉那枚纽扣了。

没过几天，我又来到这儿买了一条裤子。裤子有点儿长，导购员让我上二楼裁缝码边。这回不用谁做向导，我轻车熟路，“蹭蹭蹭”上了二楼。

还是几天前给我钉纽扣的那位女裁缝。她接过我递给她裤子，拿起卷尺弯腰量量我的裤长，还是像之前那样轻声细语地对我说：“您下楼去卖鞋那儿稍等一下好吗？做好我给您送下去。”我心想现在这儿就我一个顾客，又不拥挤，干吗要我下楼等呀，会不会是一个刚出师的裁缝呢。怪不得上次钉

纽扣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出于礼貌我还是说：“好的。”然后就下楼去了。

几分钟后她把裤子交到手上。我在一楼的试衣间试了试，裤子裁剪得不长不短刚刚好。仔细端详缝好的裤脚，线迹均匀平整，熨烫得平平展展，丝毫找不出一点儿马虎的痕迹。裤边码得真好呀，我不禁在心里赞叹。

说来也巧，没过几天我又看上一条稍稍厚一点的裤子。付款之后，我又轻车熟路上二楼去裁缝码边。还是她在值班。我去时她正在给一位男士量裤子。那位男士说要103厘米，她量了量，又是轻声细语地说：“您瞧，您的裤子刚刚103厘米。”可是那位男士有点儿执拗，非让她再裁1厘米，他说：“102厘米也行。”她闻言依然轻声细语地对他说：“好吧，请您下楼去卖鞋那儿等会儿好吗？”可那男士瞅瞅这儿就我们三个人，便说：“我就在这儿等吧。”听那男士这么说，她再说些什么，低头干起活儿来。女人的敏感告诉我她似乎有点儿不安和羞惭。为什么呢，我不明白。

她很快裁好裤长，背对着我们，面向那台锁边机，取下里面的线坨，换成男裤所需要的黑色线坨，机器便“嗒嗒嗒”地响了起来。

不经意间我踱步到她的左侧，忽然发现她的右手拇指旁还有一个小小的手指。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她让我们在楼下等，她是在躲开别人异样的目光。怪不得她有点儿羞惭，她的内心有一丝卑微。

清秀的，巧手的，轻声细语的，有点儿忧郁气质的，给大家带来舒心的女裁缝啊。此时此刻，望着眼前这位女裁缝，望着她前方那两排彩色的缝纫线，望着她的侧影，我的眼前竟然出现的一位衣袂飘飘的仙女。亲近你的手，至少我很想跟你握手，因为你的手指上是满满的阳光。

本版投稿邮箱 Email: dtungang@126.com

拓跋的微笑：跨越千年滋养中华

杨刚

杆攀爬戏耍的技艺称为“缘榦”。《魏书》中记载，“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技，造五兵……缘榦、跳丸、五案以备百戏。”由此可以看出，北魏平城时代杂技已是非常流行的大众娱乐形式。

2000年，在今天的山西大同大学北魏墓群中出土了一组胡人杂技表演俑。这组陶俑艺术品在大同市博物馆展出，也成为摄影家的聚焦对象。胡人杂技表演俑展现的是杂技表演的高潮部分，也是演出过程中难度最大的环节。整组陶俑的中部是一个顶高杆的成年胡人和两个爬杆的童子，三人组成一个精湛的表演队伍，表演充满惊险，给人以巧力奇绝和人体艺术精湛的审美快感。观察陶俑人物的面部，会看到他们的表情充满自信。

杂技表演俑两侧是伎乐俑。他们以吹奏、说唱和表演动作为主，并以不同的器乐演奏和身体姿态作为造型语言，表达着演出状态和喜悦情感。这些伎乐俑身穿圆领连衣窄袖长袍，长袍腰部脐下系有革带，勒痕可见；腹部微微隆起下坠，属于典型的中年男子体型；面部表情是明显的富足乐观，洋溢着满足的微笑和自信。

无论是胡人杂技表演俑还是伎乐俑，都是北魏历史真实的表现——既源于对社会生活的记录，更源于对社会心理和审美趣味的记录——拓跋鲜卑建立北魏政权后，平城经过营建成为国际化城市，民族走向大融合，百姓生活趋向安定，商贸交流更加发达，世俗生活洋溢着更多的包容性、趣味性、雄壮气和自信喜乐。

将目光转向拓跋鲜卑皇家工程云冈石窟，在第38窟也可以看到相似的“缘榦杂技”石刻造型。画面的下部是一个大力士顶杆，两个童子在高杆的中

部和顶部分别表演，旁边则是六位乐人的表演。这组石刻造型栩栩如生地反映了北魏平城时代的市井文化生活状况和居民的审美趣味，也折射了北魏百姓的乐观、自信心理。

当然，云冈石窟的佛教造像更是明显地展示了属于那个时代的迷人微笑。第20窟是云冈石窟辉煌之作，窟内壁画装饰繁密，13.7米高的主像具有印度健陀罗浑硕健壮的艺术风格。壁面浮雕以及佛衣纹整体趋于平面，让观者很自然会将目光集中到主像头部。精致的面庞使得主佛的微笑表情成为整窟的中心，那份气宇轩昂、自信劲健透露出咄咄逼人的帝王气象。

云冈石窟第34窟西壁佛龛北侧上隅飞天是一个飞动的女子形象，面容清瘦、面带微笑，身材修长、腰肢纤细，上身着短衫、下身着长裙，双足敛收，裙尾裹足，飘展如翼。在一片欢腾的氛围中，飞天的微笑更显沉静和内敛——一缕微笑传递着喜悦，折射着那个时代洋溢的自信和文化碰撞交融的兴盛。

走过云冈石窟，无论是早期健陀罗风格作品，还是中期凉州风格作品，抑或后期南朝风格作品，这些凝固在岩石上的面孔都超越了佛教造像最初的厚重、巨大、威严，取而代之的是情怀的慈悲与谦逊、内心的自省与喜悦，传递给世人的是微笑——这道微笑转化成历史长河里尤其是动荡年代里的微光，安慰、鼓舞着苦难中前行的生灵。

在东魏北齐文化的重要遗存地河北郟城、山东青州，同样可以看到精美的佛教造像。这些造像在体量上远远不及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但是这些佛像线条的柔美、脸部微笑的含蓄，足以自成趣味，足以让参观者驻

足凝视。青州龙兴寺窖藏佛教造像大部分属于北朝晚期遗物，有坐佛和单体立像。造像的外在造型上大多为平螺肉髻，面部短而圆润，薄衣贴体，给人一种修长、挺拔、秀美的感觉，在线条运用、传情达意、塑绘结合等方面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例如思惟菩萨像，身上没有衣纹线，而是突出了身体的边缘线；脸部刻画精致，使得微笑更加突出。佛像的威严、厚重淡化了，加之全身涂金施彩，让那弯微笑人情味十足，充满温度，让后人能够轻松读出人生背后的众生祈愿、动荡年代里的人生渴望。

出版过《五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刻》的著名汉学家喜龙仁曾经说，中国佛像“在瞬间唇角带着微笑，好像浸在不可测度的沉思中，无论外部的表情如何，人们都可以看出静穆与内在的和谐”。微笑，应该是人类可以保持得最长久而不会令人生厌的表情，也是最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表情，更是能够永久地安定人心的表情。行走“拓跋国家” 遗留后人的文化遗址，观赏珍藏在博物馆里的艺术精品，人们不仅会被千年前古人的澎湃生命力和艺术创造力所震撼，更会被陶俑、石雕人物造型的微笑深深迷醉。拓跋鲜卑和“拓跋国家”早已消失在历史的进程中，但是嘴角的那一抹微笑超越了时空，不仅成为魏晋南北朝耀眼的美学特征和艺术符号，成为理解历史文化和社会心理的重要途径，也成为今人不可多得的艺术财富和精神资源；那一抹微笑跨越千年，不仅成为中国历史的亮丽底色，也成为后世不断前行的集体记忆——曾经高歌猛进唱响盛唐律诗绝句，如今正在滋养文化复兴路上的中华传人。

壬寅春寄远

溪山清远

读诗读画也思人，
远在千山迎春。
烟笼野村梅树折，
乡关万里梦衣新。

滑向北方的雁阵

左星海

那是一封封
寄往春天的信笺
从南到北
跨越万水千山

那是一行行
写给春天的信笺
粗犷的笔体
充满阳光的气息
每一个字符 在风中
发出不倦的呐喊

那是一页页由江南
写给北方的信笺
仰望天空
多少被牵引的目光
读懂了
追求不息的内涵



雪霁

盛利者摄

桑干河的芦苇

史峰

不敢相信，塞北郊野，水乡植物竟有如此的壮美。

湿地的秋天，正是芦苇花开放的旺盛期。不经意间，开得这样浓烈、开得这样奔放！河岸边、浅水处、深水里，芦苇茫茫，水巷纵横，构成了狭长、幽深、曲折、辽阔的立体形态；走近芦苇丛，抚摸着像棉花糖一样的芦苇花，远看是白色，近看却有浅黄色、淡青色，还有淡粉色。

追不及待地坐上一只电动船，在高耸的芦苇里穿梭漂游。小船轻轻划过，水面泛起层层涟漪，船尾掀起的河水，亲吻着一株株芦苇，如亲吻着沐浴在水里的纤纤淑女，那恬静、素洁、飘逸中透着灵气的曼妙舞姿，在阳光和水波的映照下，闪烁着五彩缤纷的色彩；淡淡的清香，随清爽的秋风在汨汨的河水里飘荡、散逸……

船手张大哥一边熟练地开着船，一边介绍桑干河湿地公园的情况：“咱们这个湿地公园，是山西迄今为止最大的湿地公园，西起203省道固定桥，东到册田水库西边，北至鱼儿川拦水坝，南面就是农田防护林带，总面积4717.89公顷……咱们身边的芦苇，被称为水域的生物林，是改善水生态、拦截上游泥沙、净化河水水质、净化水质、降解有机物的功臣……”他操着浓重大同味的普通话，简介词倒背如流。

盘绕穿行在芦苇荡里，低头凝视着跟随小船走出芦苇丛的河水，经

过与芦苇的亲相相守和耳鬓厮磨，像要远行别离的恋人，依依不舍、含情脉脉地流向东方……

今天，我又站在河边。置身于阳光灿烂、天空湛蓝、空气清冷的大河旷野，眺望绵延数十里的生态湿地，河水已是结了厚厚的冰层，一丛丛棕黄色的芦苇镶嵌在一片银白色的河面上，像一幅巨大的白底浓彩的山水画卷，在眼前徐徐铺展开来……刹那间，胸怀顿阔、心旷神怡。前段时间还在此间盘旋嬉戏的白天鹅、黑鹳、海雕、苍鹭、绿头鸭等野生珍稀鸟类，已飞往南方去享受温暖了；还有一群群麻雀和几只喜鹊，不畏严寒，在岸上枝头和芦苇荡里来回飞跃，冰面上溅起了叽叽喳喳的欢声。

眼前大片的芦苇叶已经枯黄，但扎根水中穿出冰面的茎秆，像卸了装的武士，柔顺中隐含着铮铮傲骨，坚毅地托举着稀疏的花穗，昂首挺立在这方寒天冰地中；寒风瑟瑟，细小的、毛茸茸的、棉絮般的花蕊，随风轻歌曼舞，飘洒在冰面和岸边，没有道别，没有离殇；一片片、一簇簇已经变成牙白色和麦黄色的花穗，在肃杀的冬日呈现出生机和活力。

是啊！芦苇花没有岸上黄花的金色艳丽，没有沙棘果的火红酸甜，也没有水中的荷花婀娜多姿……它貌不扬，色不出众，低调谦逊，不在乎有没有人欣赏，但它可以入药治病，

盖房遮雨、扎扫帚、编帘子，将自己无私地奉献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它远离繁华闹市、守清贫耐寂寞……这不正是人们在纷繁复杂、奔波忙碌的生活中，追寻和向往的那种清静淡泊和闲情逸致吗！

我见过洞庭湖春天芦苇的青翠嫩绿，也感受过夏天白洋淀芦苇的深幽和浩荡……也许是季节不同，也许是自然环境的差异，桑干河的芦苇，在珍贵的河水滋润下，扎根深固、秆茎茁壮、体态高大，生长得恣意而霸气，像这里的人一样豪放粗犷。它集群生、聚众长、根深根、抱成团，枝繁叶茂、蓬蓬勃勃、成林成片，风吹不断、浪打不倒，给人以凝心聚力、众志成城、磅礴壮阔的气势和强大的震撼力！

此时，北风卷起雪花跃过长城，一路高歌猛进，而到了河床上的风，已是跌跌撞撞、踉踉跄跄，不停地在冰面和芦苇丛中滑翔、打滚儿、转圈儿，最后在南岸边芦苇墙前悄然停下脚步。我看到了，我听到了！那是冬的感动、风的致敬！因为桑干河的芦苇，是塞北人的精神图腾！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太阳使出浑身的力量，将最后的余晖洒向远去的山脉，用不停的、变换的、绚丽的色彩，奋力驱赶着渐渐弥漫来的暮色……

暮色苍茫中，站立在孤岛“桑干晚渡”的石碑前，把自己站成一棵芦苇！站尽寒冬，便是温暖的春声！